

旧上海节俗的流变

叶世荪

内容提要

本文对上海的地方节俗文化作了大量的考证,尤其是对上海开埠以后节俗的流变,文化的传承与变化,从政治、经济、民俗心理方面作了详细的阐述。

上海自元代始立县,后发展成滩市,分青浦、南汇、川沙三区。其初东西境六十六里,南北袤八十四里,城垣建于明嘉靖三十二年,清咸丰年间重修。旧上海的岁时节令习俗,由农村而城市,表现得十分广泛。就一般而言,它同我国各地的岁时民俗一样,也是伴随着生产活动和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形成和发展的。

其中,有不少习俗,是与我国长期的农业社会紧密联系着的。它与由年、月、日与气象变化相结合排定的节气时令有关,由生产、生活、信仰活动的安排,逐步形成,终发展成大大小小的节日、祭日、集日、忌日,并依循三条重要的线索,即农事祭祀节日习俗;宗教节日习俗;民族传统节日习俗发展,并且相互渗透,影响,终融合成上海的民俗节日。但是,又由于上海在由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演进的历史过程中,有其独特的畸型的政治、经济、文化氛围,这些对上海的岁时节令习俗的传承,流变过程中又产生独特的影响,使上海近代的节俗有其突变性的转变,大量的旧的节俗因此消失或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又演生出新的节俗来。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上海,还远不是后

来的“十里洋场”的声色犬马的现代化都市,虽有一些“衣被天下”的富足景象,但也有大量的旧的历史的积淀。在初来乍到者的眼中,此时春江风物如此:“沿松江、溯黄浦,三泖九峰,指顾可接。片帆斜挂,逐浪乱流”。“人烟揉杂,桅墙矗林,海舶衔尾而截流,飞梁穹腰以列肆,崇楼杰阁,尽成海外之观,奇技珍羞,岂是人间之世。倚楼裙袖,霞绮无颜,达旦笙歌,海水为沸”。

“地濒海溼,人极轻浮,而家裕户饶,博局书场,深夜未艾,有海上之浇风焉。”^①因为旧都市的稳定繁华,其域的民间时令风俗也多。如:

正月: 元旦 拜天地 拜家庙 给家长拜年 邻友间投帖 女儿回娘家拜年 迎春看春 祭芒神 鞭上牛 设春宴 尝春饼 卖鲤鱼 接财神 饮年酒 演年戏 卜流花(爆字萎) 闹元宵 吃汤圆 接财神 邀厕姑(紫姑) 灯市 舞龙灯 挂望田灯 放烟火 抢龙珠 用芝麻裹馄饨(包蚤蚤) 馄饨献灶 三官菩萨生日 塾师开馆

二月: 花朝(百花生日) 花神灯(凉伞灯) 出灯 坐台阁 观音大士生日 烧香 放纸鸢 城隍神诞日

三月: 龙华寺观塔 看桃花 清明祭祀先 扫墓 接城隍神到邑厉台 赈济各义塚 幽孤(祭坛会) 游春看景 龙华香汛 天后生日 东城外搭灯棚 城隍夫人生日

四月: 立夏日进新麦 给城隍 秤人

^① 王廷鼎:《紫薇花馆北征日记》。

(以防“蛀夏”)、吃草头摊晒、酒酿、梅子、櫻桃、麦蚕 释迦隆生日(大佛诞) 各寺作浴佛会 吕纯阳生日 稻熟日 城隍庙西园兰花会

五月: 贴门符 亲邻以粽子、枇杷相赠 缚艾人 采药物 饮菖蒲雄黄酒 抹雄黄于小儿额 髻丝缚大蒜系胸 妇女插“健人”于发髻 龙舟竞渡 祀先 祀灶 关帝生日

六月: 天贶节 晒书帙、衣裳 城隍庙晒袍会 滌器于河 食馄饨 观音生日 火神生日 雷祖生日

七月: 中元节 陈瓜果作乞巧会 妇女以凤仙花染指甲 向月下穿针 于兰盆会放水陆莲花 以素食祭祖 城隍神带同新江长人等五司出巡赈济孤魂 三官菩萨诞日 进香 地藏王生日 烧炬烛 插棒香(地灯) 剪纸作莲花布地 以黄草心编花篮、瓶盆棉花生日

八月: 点“天灸”(以免百病) 中秋节 烧香斗 吃月饼、梨藕等 赏月 踏月潮生日 浦口观潮 以新稻作粉团祀灶

九月: 重阳节 蒸重阳糕粽 以五色纸旗供神佛 祀先 对菊尝新酒 遨游寺阁登高 观音生日 进香 城隍潮菊花会

十月: 十月朝 祀先 祭扫新坟 开炉做饼献家祠(炉节) 城隍出巡 三官菩萨生日 进香

十一月: 冬至 做花糕、粉团祀先 亲朋冠带相贺分冬酒

十二月: 各寺和高烧腊八粥 尼姑以“兜缽”愧檀施 各年礼相愧赠 官署封印 师塾散学 以酒果粉团“廿四糖”送灶 诸佛下凡 扫尾尘(除残) 合家吃腊八粥 祭祖先(做年) 全家宴乐(合家欢) 吃年夜饭 陈果品供祖先遗像(斋真) 以灰画弓矢于地以辟邪 以冬青柏枝芝麻梗等插簷前 换门神、桃符 贴春联 点灯于室(照虚耗) 点灯于田(照田蚕) 祀井神(封井) 炒白豆分食、相投(湊投、兜湊)

新娘向翁姑尊长行礼(辞岁) 给压岁钱 守岁

在这十二个月的各种时令风俗杂事中,有些是在江南通行的,有些则在岁时名目上有其特有的上海地方习俗和文化遗产。这些岁时节令习俗,从正月元旦到腊月岁除,贯穿全年始终。其中有些节俗以农业生产季节及农时节气相关,在时令节俗中,多有对农事前途的卜测意味。如在松江县,元旦侵晨占风云以预测全年吉凶:云青为虫,白为兵,赤为旱,黑为水,黄为丰年,东北风大熟。又视天气明暗主丰歉:有云而[暗]主丰年,连三日天阴人民安,蚕麦十倍,连五日雨则主大熟。其他如农村于正月间有通土地神的之节俗,联百千灯龙为身,辊毬灯为珠,互街穿巷,采以旌旗,夹以鼓吹以通神,用以禄水泽。有于望夕以高炬照至四隅曰“照田蚕”,又造麦茧以蒸之,放入器具中以占卜水旱、流年、休咎。象这类节俗都与是如农时、种植、天文、气象、水利、作物保护、农事丰歉等有关,是农人关心年产量,希望人寿的愿望和理的反映,具有江南农村的一般民俗特点。

更多的节令民俗则源于宗教祭祓活动,但在传承与发展过程中渐渐溶入民俗的宗教庆仪,转而渐变为民间的社火、赛会、喜庆、商品贸易集市等群众性的集体民俗。如诸神的生日祭祓仪式,除了烧香祭拜外,同时也往往是一次兼有商市、庆喜、巡游的节日。上海开埠前,城隍庙是阖城民众唯一的游乐场所,所以一年中盛事独多。如清明日的祭邑厉台的仪式,一年中共有三次,所以又名“三巡会”。即由县官行文给城隍神,城隍神便在那一天到邑厉台去赈济各义塚幽孤。这一仪式后来发展成仗卫整肃的游行仪式,邑人执香花拥寻甚众,輿人骈集,常四五里,到晚间更用彩灯去迎接城隍城回庙。这显然是一个由装神弄鬼的宗教祭会变成一个群众性的游行活动。更有一种认为可驱瘟

逐疫、保障闾阎太平的城隍会，由昔日乡人傩戏发展而来，于每年上元、中元、下元三节，请出神像五尊，由城隍神带头，率同春申侯、高昌司、海崇侯、财帛司，齐集城隍庙，挨序排道出发，穿走南市各大街，由渡船载驳，抵浦东三里桥祭奠。这一宗教仪式甚至祭扫何人尚无史可考，沪人犹乐此不疲。据记，^①当时每位神像之前，各有旗伞仪仗开道，由执事隶役拥簇而行。其间争奇斗胜，各出新意，以求炫目。甚至本地求之不足，多向外地采办，自办力有不胜，还邀邻邑借光，及天晚转会，更换灯彩夜色。当事者不惜精力财力，以求一时得意，宜乎观者以先睹为快，空巷而来。

其他的民间节日赛会事项也是如此，都已失却了节俗本身的宗教意义，而成了争新斗奇，标榜谷会神通的活动。如当时苏州河北有所谓黄大仙会者，每逢出会，人数众多，新奇百出，旗伞仗之外，有高跷、臂锣、舞叉、打对子等，时人称为武会，以别于城隍出巡之“文会”。而民国十九年（1930年）的观音会，更推出了高至丈二的大高跷及活观音等新奇节目，在市内迂回游行，行程费一整天，沿途所过，都设座架棚，万头聚观，人山人海为自上海有庙会以来所未有之盛况。^②这类赛会，虽起于宗教祭祀的傩戏，但在上海的人文环境中，已完成演化为市民性的喜庆赛会了。

近代上海的节俗，还有其商业化、都市化的特色。除夕、元旦的送迎财神自不必说。除了这一切应有尽有的俚俗外，除夕这一晚，商家的习俗就很有上海的特色。如凡是平时在店铺中取给应用的品物，不付现金的，到岁暮必须一一清偿，因而有了讨账的年俗。^③从近年关的时候起，直要讨到除夕天明。入夜尤其讨得有劲。普通都是手里提着标明字号的灯笼，到处寻觅账户，遇无力偿还者，往往一夜追索多次，而终于一无可偿的。又如在上海没有开关为商埠之前，一

般店家没有通宵营业的，但在除夕夜的买鞋帽的店铺，则是灯烛辉煌，这是为一班五更后才得闲遐的店伙学徒来购买新年穿的鞋帽的，这也是受商业化都市的影响，作为除夕的一种节俗。

1843年11月，上海宣布开埠，逐渐成为近代的商业化的国际都市。随着社会的半殖民地化的变革，又在辛亥革命、政体共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一些西方思潮的冲击影响下，投射在节日民俗中的活动性质也产生了质的变化。某些节日与历史事件、人物发生的关联被斩断了，节日内蕴的古老的民俗信仰被外来的资本主义文化的商业气息所冲淡，有的节日民俗因此而消失了。有的则只保留了节日的外在习惯，如节日饮食、娱乐、游艺等，形式被保留了下来。对此，一般的民俗学研究较注重节日民俗的传承与发展，而对象上海这类经过鸦片战争，作为条约通商口岸对资本主义世界开放，为大量涌入的西方文化所影响的城市的节俗的研究，似更应多注重整个发展过程的断裂与骤变。

随着上海的开埠，外国资本主义开始对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起了分解的作用。上海滩的面貌也有了巨大变化如洋泾浜北即今中山东一路的泥滩成了商街、码头、继而发展为租界，致使这些“沪北弹丸蕞尔之地，富丽繁华，甲于天下，”“楼台鳞次接云衢”，^④旧城厢内外棋盘街、西马路那些里集中的华人店铺，以及向以宝善街为中心“销余之锅”，都逐渐移到了四马路一带。“洋场繁华景象日盛一日，停车者踵相接，入市者目几眩。”^⑤作为文化、经济、政治中心的旧城区逐渐式微，向以城隍庙为中心的各类迎神赛会之类的节俗也开始褪色。而

① 沈瑞麒口述，朱梦华整理：《老城隍庙史话》。

② 沈瑞麒口述，朱梦华整理：《老城隍庙史话》。

③ 峥青：《除夕土风录》。

④ 黄本銓：《淞南梦影录》。

⑤ 葛元熙：《沪游日记》。

新近兴起的西方来的新奇事物又大大冲击了沪人恒定的节俗与习俗。

当时新出现的西方游乐事项足以使人目不暇给。读清人诸种日记，当时沪人不仅对新出现的电灯、电话、电报、自来水等目瞪口呆，而且对西洋式的游乐也津津乐道，这些都对以往的民俗、节俗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力，并逐渐形成了新的群体性的游乐节俗，而旧的节俗则相形见绌，趋于淘汰。当时在沪上的殖民商人的游乐有赛马，“每岁春秋二季有跑马之戏”，“每次必跑三日，跑毕，又有跳浜、跳花、其架诸戏”。致“观者几如恒河沙数，而教坊中姊妹，更无不高架马车，逐队而行”。有赛船，“每春夏之交，在苏州河赛船为乐，其船用八人打桨，轻捷如飞”。有跳跃之戏，“每年必举行二次”，“戏必以夜，燃地火灯千百盏”，“客袖短衣，互相搏斗”。有打弹子，“择巨室，设长木台长丈许，阔半之，覆以哆呢，而高其边。碾象牙为圆子，如鸭卵大者四枚，拨以木棒，互相撞击，以角输赢”。有溜冰“择冬日严寒之时，空一室，沃水于地”，“冰厚盈尺，西人乃穿铁齿高履飞行其上”。^①还有演奏会、赛花会、俱乐部、西式饭店、酒店、烟馆、戏院、“西国青楼”、“梨园北里”、“粉黛南都”等冶游渊薮，同洋场中心声光化电结合起来，构成以宝善街、四马路为中心的不夜街市，这是当时中国其它任何商业城市都比不上的。

这些对上海传统文化、节俗有着冲击作用，当然影响了旧的时令节俗的延续与传承。如传统的淳朴的大年新正的诸种节俗，为新的商业化市侩化的奢侈习俗所替代。当时“新年及令节，妓请客观戏，连有两儿，以高脚玻璃盆满盛花果，课之‘花果子’，只一戏馆，而一旦一夜费至数千金。推之马车、东洋车、小车、烟馆、酒、妓馆、茶

馆、书馆无益之资，诚不可以数计”。^②而例行的三节城隍会，以及其它庙会，都难免不为流风所被。如城隍会，因各国租界纷纷设立而数度改迁祭坛，又因清季某年，西人以庙会多众聚会，易滋祸端，遂由租界的工部局出布告是：“迎神赛会以后不得进入租界”禁令，致屡次改道。及日本侵占上海，旧县城与外界隔绝而停辍，终到解放前夕而彻底停止。而租界的越界筑路，都市的数度扩展，更使旧节俗中如元宵夜的走三桥，一年一度的祭扫祖坟，^③春秋日的登高，西城大境台的看桃花之类节俗自然而然消褪。新的社会思潮，“五四”新文化的鼓吹，也使旧节俗中的宗教迷信大大失去了市场。

至此，上海的旧时令节俗，除了与农村农事、天象、生产习俗相关联的农事节日，还在市郊农村相对地保持稳定的传承而外，在城市中以供献天帝、祭祀神灵，奠祭祖先亡灵，祈禳灾邪、驱恶避瘟等习俗信仰为标志的祭祀节俗只在小部分下层市民中积淀与传承，而在整个都市夜会的中上层，则几乎绝迹。由封建时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所形成的封建文化的沦丧，也给民俗的时令节俗中封建的消极的传统划了终止号。难怪，旧的封建士大夫们只能作出“申江好，市侩肆贪饕。布地金银供计较，熏天酒肉别酸咸，风雅一齐芟”，之类的感叹，以痛惜旧日的良辰美景消失，而终无回天之力了。

① 见黄本铨：《淞南梦影录》，转引自《近代上海的“十里洋场”篇》。

② 黄本铨：《淞南梦影录》。

③ 据《上海闲话》记：上海自开辟租界后，地价大涨而地皮之纠葛愈盛。跑马场开闢之始，收买各地，间有一二倔强不肯出售或祖宗坟墓所在不愿脱售之名户，则四面包围，务使该地无进出之路，且禁止华人春秋间祭扫。《小说海》一卷五号，1915年5月1日。